

罗· F· 博勒著

彩色的美国总统



[美] 保罗·F·博勒著

形形色色的美国总统

黄河大学英美语言文学系

86 级研究生班译

韩建中 领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Presidential Anecdotes

by

Paul F. Boller Jr.

Published in Penguin Books 1982

Reprinted 1984

形形色色的美国总统

[美国] 保罗·F·博勒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297,000 插页 2

1989年1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39-0292-2/I·180

定价: 5.05 元

序 言

一天晚上，柯立芝与密苏里州参议员塞尔顿·P·斯宾塞在白宫附近散步。当他们返回时，斯宾塞指着总统府诙谐地说：“不知道什么人住在那里。”“沉默的卡尔”愠怒道：“小人物。他们只是些来去匆匆的过客。”

柯立芝言过其实了。实际上，尽管有些白宫住客所表现出的才能确实很一般，但白宫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小人物。当然，入主白宫的人中，有很多人的智慧与手腕无论何时何地都受着人们的崇拜；有些人甚至是少有的天才。即使是最平凡的首脑，也不会被人冷淡。虽然柯立芝自己一生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迹，可是他的一些言谈与趣闻轶事几十年来一直为美国人民津津乐道，令他们忍俊不禁。

本书记述了美国39位总统的轶闻趣事，自贵族出身的弗吉尼亚人乔治·华盛顿始，至和蔼可亲的加利福尼亚人罗纳德·里根止。有些轶闻本身就具有戏剧色彩，个别的甚至能够动人心弦。不过，大多数是属于娱乐性的。我们的总统们（亚伯拉罕·林肯除外）尽管是以机智与幽默著称，但他们的不少言谈举止确实逗乐了他们的同代人，直至今日，依然风趣。我想这里所记述的事件，能够使我们了解到这些最高行政长官的许多方面——他们的性格、人品、基本看法以及他们生活、战斗过的时代的文化性质与特征。林肯传记的作者、外交官约翰·海说过，可以从“这些历史开创者的轶

事和私人信件中”看到“真正的历史”。自然，他的说法未免有些过分，但不可否认，这些活生生的轶闻琐事对展现美国全貌肯定大有裨益。

很明显，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希望国会充当政府的领导骨干部门。为了防止行政独裁，他们最初在美国宪法里是把行政部门置于国会之下的。但是从首任华盛顿始，总统就拥有了一种非同小可的影响力。到了20世纪，行政机构已成为政府的统帅部。我们的39位总统，背景不同，风格迥异。他们当中，有人出身富裕，有人则从贫困中奋斗出来。有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个别的却连正规学校都未进过。大部分人进入政界时是律师，他们当中也有两个西点军校毕业生，一个海军学院毕业生，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演员。多数总统是从弗吉尼亚、纽约、马萨诸塞和俄亥俄州造就出来的，但散落甚广的州份，比如新罕布什尔、密苏里、密执安、佐治亚以及加利福尼亚也输送了本地精英入主白宫。杰斐逊认为，担当总统是一种“光荣的苦役”，可是绝大多数总统却喜欢这差事并拼命争得这一职位。从整体上说，他们都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但有个别人却到白宫逍遥来了。

美国人民总是喜欢向他们的首脑赠送绰号。这些绰号有的来自于他们的政绩：国父(华盛顿)，蒙蒂塞洛圣人(杰斐逊)，宪法之父(麦迪逊)，阿波马托克斯英雄(格兰特)，伟大解放者(林肯)；有的来自其引人注目的突出个性：老山核桃(杰克逊)，机灵的大老粗(泰勒)，诚实的亚伯(林肯)，沉默的卡尔(柯立芝)，好好先生(福特)；另外一些外号含有贬损之意：庸碌之辈(波尔克)，小魔术师(范布伦)，白宫冰人(本杰明·哈里森)，倔强阁下(克利夫兰)。西奥多·罗斯福至少有两个绰号：飞骑兵和特迪，可他不喜欢后者。伍德罗·威尔逊没有外号，一次他偶然听到有人称他“伍迪”，高兴

极了，可那是仅有的一次。西奥多·罗斯福是第一位被人用姓与名的第一个字母简称的总统，但是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总统名氏的缩称才风行起来。詹姆斯·厄尔·卡特正式使用了昵称“吉米”。麦迪逊也被人叫过“詹米”，但从未在正式场合使用。当然，过多地给总统起诨名并非明智之举。不过，这些绰号本身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入主白宫的人历来都是形态迥异，五花八门的。

在评价个人表现时，历史学家一般都把华盛顿、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称为“伟大的”总统；把西奥多·罗斯福、杰克逊和杜鲁门看作是“比较伟大”的；将麦迪逊、门罗和胡佛列为“一般”；把柯立芝、泰勒和布坎南视为“较差者”，把格兰特和哈定定为“失败者”。可是，实际上总统的声望由于时代的不同会有忽高忽低的现象。几年前，马克姆·考利提出美国有个文学市场，在此市场中，美国作家的声望在年年波动。笔者认为，美国也有一个证券交易所般的总统市场在起作用。出现在大标价牌上的美国各位总统——不管是生存者还是已故者——的行情都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甚至年年不同。最热门的是华盛顿和林肯，标价一直很高。有些总统原属普通股票——象西奥多·罗斯福和杜鲁门——近来的指数却在稳步上升；另外一些总统——杰斐逊、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他们的指数从60年代开始已经大幅度地下降了。总统市场的行情当然是由历史学家、传记作者、回忆录作者、教科书编写者、专栏作家、书评家或者新闻工作者的看法决定的。每出现一代新人，就会对历史作出新的评价。

本书所选材料，主要来源于总统本人或者他们的朋友、同事和熟人的传记、自传、日记、信件、回忆录、追记、话旧等。在分析研究过程中，笔者遇到一个难题：材料十分丰富，而我在此书中只能使用所收集到的轶闻趣事中的一小部分。我便缩短和按原意改写了

绝大部分材料,使之前后贯通一致;与此同时,笔者尽可能地保留了原材料的语言和风味。凡有可能对所引细节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的地方,我都点明了事实经过。我还为各位总统撰写了一个简历,放在他们的轶闻趣事之前,为了充分展示他们的突出个性和观点,简历里又收录了其他一些故事。有些总统,比如林肯,所占篇幅较大,集中描述这位内战时期的总统如何机智和精明的书毕竟已经出版了好几本;相对而言,约翰·泰勒,米拉德·费尔莫尔,拉瑟福德·B·海斯和詹姆斯·A·加菲尔德等人,本书不可能对他们做出详细介绍。最重要的总统也是趣闻最多的总统,这一点不足为奇。但有一位例外:这便是沉默的卡尔。柯立芝是个公认的平庸总统,但他有自己的一套幽默术,有时竟能象喜剧电影明星巴斯特·基登一样滑稽,堪称 20 年代另一位冷面“滑稽大师”^①。因此,本书中对柯立芝花费的笔墨比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要多得多,而塔夫脱在学识和体格方面肯定都大大地超过了卡尔。在普遍规律中出现一个例外有时反倒更加引人注目。

保罗·F·博勒

于得克萨斯,沃斯堡

1981.1.

余爱菊 译

① “冷面滑稽大师”是对 20 年代美国幽默片滑稽演员巴斯特·基登的特称。——

译注

目 录

序言	1
乔治·华盛顿	1
约翰·亚当斯	25
托马斯·杰斐逊	36
詹姆斯·麦迪逊	48
詹姆斯·门罗	54
约翰·昆西·亚当斯	61
安德鲁·杰克逊	71
马丁·范布伦	92
威廉·亨利·哈里森	98
约翰·泰勒	103
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	108
扎卡里·泰勒	112
米拉德·费尔莫尔	120
富兰克林·皮尔斯	123
詹姆斯·布坎南	128
亚伯拉罕·林肯	134
安德鲁·约翰逊	162
尤利塞斯·S·格兰特	168
拉瑟福德·B·海斯	179

詹姆斯·A·加菲尔德	184
切斯特·A·阿瑟	190
格罗弗·克利夫兰	195
本杰明·哈里森	202
威廉·B·麦金利	208
西奥多·罗斯福	214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235
伍德罗·威尔逊	241
沃伦·G·哈定	256
卡尔文·柯立芝	261
赫伯特·胡佛	282
富兰克林·D·罗斯福	289
哈里·S·杜鲁门	312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325
约翰·F·肯尼迪	335
林顿·B·约翰逊	345
理查德·M·尼克松	367
杰拉尔德·R·福特	377
吉米·卡特	385
罗纳德·里根	393
译后记	405

乔治·华盛顿

(1789—1797)

19 世纪美国人将乔治·华盛顿(1732—1799)尊为圣贤,许多人认为他简直可以同上帝媲美。梅森·洛克·威姆斯(即威姆斯牧师,为华盛顿作传的第一位作家)称他一半是神一半是人,并坚持说他是集一切美德之大成者。威姆斯于 1800 年写道:“几乎可以不夸张地说,华盛顿虔诚诚意如奴玛^①;正气浩然如阿里斯台底斯^②;稳重节制如艾匹克蒂塔^③;热忱爱国如雷古拉斯^④;取信公众之时,公正不倚如塞佛留^⑤;胜利凯旋之日,谦恭不骄如西比奥^⑥;他谨慎持重如费比阿斯^⑦;迅捷机敏如马塞拉斯^⑧;无畏无惧如汉尼拔^⑨;无私无偏如辛辛那提斯^⑩;对自由,执著追求如加图^⑪;对法律,尊重服从如苏格拉底^⑫。”1832 年 2 月,在庆祝华盛顿诞辰 100 周年之际,约翰·昆西·亚当斯听罢一篇长篇演说后,认为“它对华盛顿品格的赞誉也许有些溢美之处。但如果确信他的一生中有着某些不同凡俗的东西,倒也十分贴切中理。看来把他推崇为人类的第二个救世主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显而易见,他的一生富有魅力,并且受到上帝的庇佑,这是众所公认的信念”。

当威廉·萨克雷把华盛顿比作《弗吉尼亚》中的一个人物时,许多美国人都为之愕然。一位批评家说:“萨克雷先生绝不应该担

①至⑫ 均为古希腊、古罗马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此风险在华盛顿走过社会舞台并且过世之后又把他带入自己的作品中。萨克雷在他的小说中把华盛顿描绘得“如同俗人”，这使得另一位批评家感到震惊。他惊呼道：“天哪，此乃谬中之谬歟！华盛顿焉能与俗人同日而语。把他高贵的人格沦至凡人俗情的水准，岂不是往人类缺乏灵感的编年史这一节辉煌的篇章中注入了一派谎言。”当霍雷肖·格里诺的华盛顿大理石巨雕于1841年在国会圆形大厅内揭幕的时候，又引起了一场更甚于萨克雷小说的骚动。雕像之上，华盛顿俨如一位古罗马人，他上身赤裸，罗马式宽外袍齐腰顺膝而下，身佩宝剑而坐于罗马式扶椅之上。建筑师查理斯·布尔芬奇说：“我们的人民，当他们希冀见到的这位伟人应该是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形象时，怎能满足仅仅面对一堆发达的肌肉。我担心这座雕像只能使人联想到进出澡堂的情景而已。若依我之见，莫如将它赠与雅典人，放入巴台农神庙，让它与其它裸体伟人同在。”这座雕像并未送给雅典人，而是最终被人推入史密森研究院的地下室，免得它再让国民难堪。纳撒尼尔·霍桑觉得这一场轩然大波甚为可笑。他诙谐地反问：“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见到过赤身裸体的华盛顿吗？真是不可思议。他从未赤身裸体过？我想，他是身着衣物、头洒香粉呱呱落地的，当他第一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时便庄严地鞠了一个躬。”

有一部分美国人即使没有把华盛顿神化，在面对他时，也不无敬畏。在1787年，当“大陆会议”在费城举行时，宾夕法尼亚州州长莫里斯向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吹嘘：“我对待华盛顿可以象对待其它朋友那样随随便便。”汉密尔顿回敬道：“如果你敢干，那么在下次招待晚会时，你去轻轻拍拍他的肩膀，再说上一句‘亲爱的将军，见到你容光焕发，我是多么高兴’，那么我就请你和你的十几位朋友美餐一顿。”莫里斯接受了挑战。到约定的那天晚上，有很多

人都在场。莫里斯进入房间，鞠躬过后与华盛顿握手，并把左手搭在华盛顿的容上说：“亲爱的将军，见到你容光焕发，我非常高兴！”华盛顿——据一种报道说——“把手撤回，突然向后退步，现出一副怒容，盯住莫里斯足足几分钟，直到莫里斯向后退去，羞容满面地躲进人群。众人默然以对。”在汉密尔顿后来为他准备的晚宴上，莫里斯懊悔不已：“我虽然打赌赢了，可代价太高。谁也别想再引诱我去做这种事情。”毫不奇怪，当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与威姆斯牧师这样爱动感情的孝子贤孙完全不同）在给这位国父写严肃的传记时，把他的形象塑造成了一座王陵^①。正如约翰·亚当斯描绘的，“底座 100 英尺见方，高达 200 英尺”。难怪格特鲁德·斯坦说：“困惫不堪的国父可以永眠了，乔治·华盛顿。”

华盛顿尊贵之极，理当受此最崇高的敬仰。在美国革命时期身为大陆军的总司令，华盛顿表现英勇，呕心沥血，克服重重困难，推进了美国的大业。他在美国 1783 年战胜英国、赢得独立的过程中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人物。战后动乱时期，他不顾劝阻，不愿独揽大权，这对于美国文职政府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他出席了 1787 年的“立宪会议”并坚决支持大会产生的宪法，这对于美国在 1789 年开创的共和制政府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身为美国第一位总统，他非常善于体察民情，因此他奉行的政策使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在踏上征程之时便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当然，无论作为大陆军总司令还是作为总统，他都曾有过失。然而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作出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在任何危难之时对公众利益的献身精神总是矢志不移的。即使是托玛斯·杰斐逊（他与华盛顿政见不和）和约翰·亚当斯（华盛顿的声望使他恼火）也不禁为他的品德所深深

^① 这是指小亚细亚七大奇迹之一的卡里亚王陵；高大、阴森而神圣。

感动。

华盛顿的事迹确乎感人肺腑。但他绝非象传说描绘的那样是个冷漠、呆板、孤傲、严酷的无情之辈。在年轻的时候，如同每个传奇式英雄一样，他勇敢得连死活也不顾。为了急于证实自己是一位勇士，他在战斗中把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此外，他一生中对窈窕淑女们向有青睐，总喜欢与她们打趣调情。在弗吉尼亚州的当种植园主的经历，不但培养了他的一种朴实的幽默感，而且使他对男女之事产生了缠绵之情。他喜欢美酒佳肴，喜爱打牌、赛马和猎狐，还是个大戏迷。在她妻子玛莎举办的茶会上，他满面春风地在众位夫人之间往来穿梭，侃侃而谈。怪不得约翰·亚当斯的夫人艾比盖尔印象深刻地称他是“彬彬有礼而尊贵庄严，和蔼可亲而不轻浮冒昧，与人疏远而不目中无人，严肃端重而不冷峻无情；他谦恭、聪慧、可敬”。

可是，华盛顿的牙齿终于让他遭了罪。在他的晚年，他受够了牙痛之苦。最后他干脆拔掉牙齿，让银匠为他打了一副假牙。可是他的第一副假牙做得极不合适，带上后几乎连嘴唇都合不拢，想开口笑笑也十分困难。肖像画家吉尔伯特·斯图尔特来给华盛顿画像，他着重突出了华盛顿那个由假牙造成的嘴形——或许是有意而为之。华盛顿不喜欢坐着让人画像，结果他与斯图尔特好象搞僵了。一次，为了让华盛顿自然一些，斯图尔特说：“阁下，您现在必须使我忘记您是华盛顿将军和我是画家斯图尔特。”可是华盛顿温和但用意明显的回答激恼了画家：“斯图尔特先生绝不当感到有必要忘掉他自己的身份和华盛顿的身份。”后来（根据传记作家詹姆斯·托玛斯·弗莱克斯纳所记），斯图尔特大概纯粹是呕气才在这幅名画上突出描绘了华盛顿那张变形失真的嘴巴，从而在后世的美国人眼里他是有意歪曲了华盛顿本人的形象。因为华盛顿

根本不是斯图尔特的画像上的那个凝视着我们，僵硬、笨拙、闷闷不乐，张着方口、自命不凡的模样。下文所述的一些轶事（除非威姆斯牧师的华而不实的杜撰）说明华盛顿是一位具有多方面个性的人：既和蔼又含蓄，既幽默又威严，既多情善感又慎重节制。

乔治的苹果

1737年的秋天。一日清晨（根据威姆斯牧师的记载），老华盛顿先生手牵儿子小乔治，领他和他的堂兄进入附近的一片苹果林中。园中果实累累，压满枝头。“喂，乔治，”爸爸说，“瞧这儿，我的孩子！你记不记得今年春天你们的这位好堂兄给你带来的那个漂亮的大苹果？当时我费了多少口舌才说服了你与兄弟姐妹们分着吃，我还向你保证，如果你愿意那样做，全能的上帝就会在秋天送给你许许多多的苹果。”威姆斯写道，可怜的乔治哑口无言，只能“低下头来，不知所措，用他那小小的没穿鞋子的脚指头在松软的地面上划来划去”。过了片刻，他抬起眼睛，“泪水晶莹地”望着爸爸，温柔地说：“嗯哪，爸，就原谅我这一次吧，看我今后再不那么小气了。”

樱桃树的故事

威姆斯牧师告诉我们，在乔治六岁左右的时候，他成了“一柄小斧头的阔主人”，他和许多男孩子们一样喜不自禁。他总是不停地窜来窜去，碰到什么就砍什么。不幸的是有一天他在一棵漂亮的小英国樱桃树上试了试斧锋，由于“用力过狠”，他把小树给毁了。第二天早晨，乔治的父亲发现了这棵小树的惨状，又悲又气。没过一会儿，乔治拿着小斧头又出现了。“乔治，”老华盛顿先生厉声喝道，“你知道是谁砍死了园子里的那棵小树吗？”威姆斯说，这可是

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乔治支支吾吾半晌没有说出话来。但他很快恢复了常态，看着父亲，“可爱的小脸蛋上放射出光彩，带着所向无敌的真诚所具有的不可言传的魅力”，他勇敢地大声说：“我不能说慌，爸，你知道我不会说慌，这树就是我用斧头砍的。”“到我怀里来，亲爱的孩子，”爸爸欣喜若狂地叫道，“快到我怀里来，我真高兴，乔治，你砍掉了我的树，可你又一千倍地偿还了我。我儿子的这种勇敢行为，要比 1000 棵树还要宝贵，哪怕它们能开出银子的花，结出赤金的果也不能比。”

浣熊皮

乔治与浣熊皮的故事，其真实性虽然比不上苹果和樱桃树的故事，但它是威姆斯牧师的故事中受人欢迎的一个突出小段。故事发生在某一天，此时，华盛顿是费尔法克斯勋爵雇用的一个年轻调查员。他走进一家酒馆，要了一点威士忌。酒送到了面前，他刚要付钱，却发现囊中空空。他并不狼狈，从包中抽出一张浣熊皮，酒家接过皮子，收作酒钱，又还回 158 张兔皮作为找头。杯中的酒和酒家找回的兔皮使他高兴不已，他随即解囊招待了酒馆中的每一个人，直到最后一张兔皮又回到柜台后边为止。

子弹的魅力

1754 年 8 月间，法国人与印第安人在大草甸发生一场小冲突过后，《伦敦杂志》引用了年轻的华盛顿的一段话：“我听到子弹在耳旁呼啸，请相信，这种响声具有相当的魅力。”国王乔治二世冷冰冰地评论说：“倘若他听得多了，他就不这么说了。”多年之后，每当有人问华盛顿是否说过他在子弹的呼啸声中发现了魅力，他便答道：“假如我真说过，也是年轻时的话了。”

致 歉

1754年，已是上校的华盛顿率领部下驻防亚历山大市。当时正值弗吉尼亚州议会选举议员。有一位名叫威廉·佩恩的人反对华盛顿支持的一个候选人。据广为流传的故事说，有一次，华盛顿就选举问题与佩恩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中说出一些极不入耳的脏话。佩恩火冒三丈，出拳将华盛顿击倒在地。可是当华盛顿的战士急忙赶来欲为长官报仇时，他却阻止并说服大家平静地退回了营地。翌晨，华盛顿托人带给佩恩一张便条，请他尽快到当地一家酒店会面。佩恩来到酒店，料想必有一场恶斗。出人意料，他看到的不是手枪而是酒杯。华盛顿站起身来，笑容可掬，伸出手来迎接他。“佩恩先生，”他说，“人谁能无过，知错而改方为俊杰。昨天确实是我不对。你已采取行动挽回了面子，如果你觉得那已足够，那么就请握住我的手吧，让我们来做朋友。”这件事就这么皆大欢喜地了结了。从此以后，佩恩就成了华盛顿的一个热心的崇拜者。

栗色马的故事

根据玛莎的孙子G·W·P·卡斯蒂斯所说，华盛顿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母亲有一匹纯种雄马，此马凶狠异常，桀骜不驯。许多人都试过，均无法驯服它。华盛顿决心制服这匹烈马。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他给马带上辔头，跃身骑在马背之上。这匹被激怒的马企图甩掉这位青年骑手。华盛顿紧抓坐骑，死死不放。这是一场持续良久的鏖战。卡斯蒂斯说，最后，“这匹骏马集中全身气力，再作一次巨大努力，前腿飞跃而起，却重重地摔在地上，它那宝贵的心脏破裂，即刻毙命身亡。”过了一会儿，在吃早饭的时候，华盛

顿太太问起那匹马来。华盛顿懊悔不已地说：“你的宝贝儿——那匹栗色马，死了。”“死了！”她惊叫一声，“为什么，怎么搞的？”华盛顿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她。妈妈沉默片刻后说道：“也罢。虽然我为失去爱马而惋惜，可是我的儿子使我欣慰，他永远不说假话。”

大陆军司令官

1775年6月，即在莱克星顿和康考德发生冲突几周之后，约翰·亚当斯赶去参加在费城举行的“大陆会议”，要提名一人作为大陆军的总司令。大会主席约翰·汉考克坐在扶手椅中，料想亚当斯准会提他的名，所以，聆听着亚当斯陈述新司令官应具备的各种优良条件，他显得越来越得意。亚当斯最后宣布：“先生们，我们知道这些条件要求很高，但我们要懂得，这是值此危难时刻此人必备的条件。会有人说，在我们这个国度此人将无处可寻。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能够找到。他就置身于我们当中——”此时此刻，汉考克露出了难以掩饰的笑意。但是亚当斯继续说：“——他就是我现在要提名的人——乔治·华盛顿。”汉考克的脸骤然一抖，拉长下来。事后，亚当斯说，他从未见过比那天汉考克脸色变化更为迅速的表情。华盛顿本人显然对亚当斯的选择大吃一惊，因为他跳起身来匆匆夺门而去。后来，大会表决一致通过接受亚当斯的提名后，华盛顿“眼中闪着泪花”告诉帕特里克·亨利：“这将是我名声扫地的开端。”

望尘莫及

一日，华盛顿与副官戴维·汉弗莱斯上校一道在外遛马。副官深知将军是多么自信自己的骑术，就与他打赌，说华盛顿不能随他飞马跃过一堵高篱。华盛顿接受了挑战。汉弗莱斯领头，勇敢地